



百花园文丛

主编 杨晓敏

小小说名家访谈

任晓燕 著

当人们惊叹文学越来越多地
受到电子文艺的冲击，

担忧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天性被高科技娱乐活动所取代时，

小小说恰恰在这二十多年又蓬勃勃勃地产生，并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

它证明了人类在语言普遍性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一种审美普遍性。

小说不会衰亡，它直指人心中最丰富、最柔软、最敏感的深处。

河南文艺出版社

小小说名家访谈

任晓燕 著

百花园文丛

主编 杨晓敏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小说名家访谈/任晓燕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2

(百花园文丛/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754-0

I. 小… II. 任… III. 作家—访问记—中国—当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834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毫米×1168毫米	印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54-0	定价 144.00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 1 文学百花园的一枝奇葩
- 4 一种成长中的新兴文体
- 9 小小说应该加设鲁迅文学奖
- 14 从素材到作品是一个审美过程
- 18 营造文学绿地的事业
- 22 含蓄、多义和暗示
- 26 一叶知秋 缩龙成寸
- 30 小小说需要经典化
- 33 为个人化和大众化搭起沟通的桥梁
- 37 小小说的关键词——自然
- 41 坚守文体与开放叙述
- 45 迷惘的乡村情结
- 49 揭示存在的奥秘
- 53 关注人性建构 揭示生活底蕴
- 57 写小说可以不用形容词
- 61 和阳光一路行走

- 65 好的小小说闪耀着神性之光
69 拓展小小说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73 小小说文体和刊物定位
78 论小小说文体的兴盛
85 目光投向纯文学之外
88 由“读者调查”所想起的
92 小小说之美

文学百花园的一枝奇葩

——吴泰昌访谈录

吴泰昌简介：曾任《文艺报》副总编，《小小说选刊》顾问。已出版《文学情思》、《梦里沧桑》等文学评论、散文集十余部。



任晓燕（《百花园·小小说原创版》副主编，以下简称任）：吴泰昌先生，您是我国当代享有盛誉的文艺理论家，长期担任《文艺报》的领导工作。作为《小小说选刊》的顾问，您多次热心参与策划我们举办的各类文学活动，见证了小小说文体二十年发展历程。您觉得这种新兴文体的产生和繁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

吴泰昌（以下简称吴）：我在《文艺

报》工作时间较长,有相当一段时间,我负责和分管文学评论方面的工作。新时期以来各种文体的兴起、发展引起了我的注意,小小说自然也在其中。特别是担任了《小小说选刊》顾问之后,虽然也“顾”不了什么,“问”不了什么,但《小小说选刊》致力于小小说繁荣、发展的执著热忱深深地激励了我。我借助《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举办的一系列活动,结识、熟悉了众多小小说作者,读到了大量堪称优秀的小小说作品,对作为一个独立文体的小小说加深了理解。1995年召开的首届小小说理论研讨会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王蒙、林斤澜、叶楠、张炯、刘玉山等著名作家、理论家都参加了,并就小小说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精彩的看法。可见,文学界看重小小说的大有人在。

谁都承认,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文学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这种惊人的成就是几代作家在文学的不同领域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小小说作家与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理论家、报告文学家、翻译家等一样功不可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小小说是文学百花园的一枝不可或缺奇葩。

任:有一种说法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产生了“诗歌热”和“短篇小说热”,接着又产生了“中篇热”和90年代的“散文热”等等,您对这些文体的潮涨潮落有什么看法?小小说这种文体已兴盛了十余年,它的未来走向又会如何呢?

吴:综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文学的盛衰,文学各个文体的潮涨潮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新时期的文学

在普遍发展的过程中,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段落,有的文体发展势头异突。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先后出现过“诗歌热”、“报告文学热”、“短篇小说热”、“中篇小说热”、“长篇小说热”,90年代起又出现“散文热”、“小小说热”等文学现象。就说小小说,虽然90年代后给人们“热”的感觉,但其实,在80年代中期,小小说发展的势头就已见端倪。二十年前,相隔一年,《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分别创办,就说明当时已有一支小小说作者队伍可依靠,已有一批尚好的作品可选拔,已有广大读者对小小说的阅读、欣赏提出需求。90年代后,小小说创作逐渐升温并持久不降,我亲历了无数这种“热”的过程。我由衷地为小小说蓬勃生长的现状感到高兴。只要我们更清晰地遵循文学的规律,更加自觉地张扬其独特文体魅力的优势,又不失时机地适应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外部大环境,可以预想,小小说会得到更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对此,我是十分乐观的。

任:因为工作关系,您是许多小小说作家的师长和朋友,请您通过《百花园》杂志,对年青作者们表达一下您的心意。

吴:借新春之际,表达我对《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诸位朋友的问候。作为一名小小说的忠实读者,感谢你们为小小说的发展所花费的精力,钦佩你们为小小说的发展二十年如一日的开拓精神。也希望多涌现出一些小小说作家的、有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多出现一些小小说的杰出之作。相信这也是贵刊全体同仁想尽力去做的。

一种成长中的新兴文体

——吴秉杰访谈录



吴秉杰简介：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著有《论新时期小说风格的多样化》、《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探讨》、《命运的交响与变奏》等论著。

任晓燕（以下简称任）：在郑州举行的“小小说理论高端论坛”上，许多文学理论家和“学院派”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对小小说文体重新认识和加以规范的问题。您作为国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曾对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文体发表不少卓有见地的文章。那么，您对小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样式有什么认识，它具有什么样的审美特征和与其他文体不同的艺术特色？

吴秉杰（以下简称吴）：当人们惊叹文

学越来越多地受到电子文艺的冲击,被电视剧、MTV、视像及各种多媒体艺术逐出广泛的受众领域,担忧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天性及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艺术是否会被高科技影响下的娱乐活动所取代时,小小说恰恰是在这二十多年内又蓬蓬勃勃地产生并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它证明了人类在语言普遍性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一种审美普遍性,文学艺术不会衰亡。它将在不断改换内容和形式,直指人心中最丰富、最敏感、最深层的那一部分要求的同时,不但渗入其它艺术门类,也会求得自身的一些新的发展。小小说创作蔚然成气候,其经验、成果和内在规律性的问题,值得予以理论的探讨。

我不是小小说研究方面的专家。杨晓敏先生对于小小说文体的一些具体研究和概括性判断,我都很赞成。参加在郑州召开的“小小说理论高端论坛”,许多作家和学者根据自己的创作与研究也就小小说艺术与审美特征的许多方面都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但我还是不赞同小小说已是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的意见。不如说它正在走向成熟,是一种正在发展与成长中的文体。小小说旺盛的生命力和它所具有的那种自由创造的活力,都与它的这种生长性有关。传统的文艺中的许多门类与样式,譬如史诗,譬如悲剧(不是指悲剧涵义、悲剧精神等,而是指一种艺术样式),譬如我国传统戏剧中的京剧和当前长篇创作中受“史诗”影响的一些宏大建构的作品,都因其过于成熟的规范制约而难以进一步发展。小小说不然,它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的空间。我们也不必急于为它制定一些约束的规范,可能

它在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艺术规范对于它更为有效。小小说作为正在生长中的文体,我们通常难于给它下出某种精确的定义;不过同样地,就因为它在生长与发展,我们(读者或受众)又会对它提出相应的要求:小小说创作应该如何和不应该如何。它反映了我们的期待与追求。我也愿意就此发表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我认为小小说是小说家族的一部分,因而它便应该具有小说文体的一些普遍性的审美特征,诸如小说的虚构特征,小说的人物塑造、故事性以及小说叙事有关语言、结构方面的要求等。也就是说它整体上是具备了小说艺术创造的所有要素的。这使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进入年度的小说排行榜评选活动乃至全国性的小说评奖活动。小小说外部形态的显著特征是它短小精悍,字数一般在两千字以内。这又使它在创作中往往会主要地突出小说的某一要素,如人物、故事、故事的象征性、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等;但这也仅是体现了小小说相对于其它小说(如短、中篇)的一种省略,计白为黑,实际上小说其余的艺术要素仍然是潜在地存在着的。小小说要求在很有限的篇幅内集中和突出自己艺术创造的精华所在,这就对它的创作技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总之小小说仍是小说,而不应该由于篇幅类似便和杂文、小品、随笔、笑话、奇谈、段子混为一谈。

其次,我认为小小说应是一种现代文体。小小说不等于小故事,并非已有的民间故事传统加上现代生活的背景及内容便可以转化成小小说。小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和传统故事的差别在于它突出了创作的主体性。不仅是强调了人物塑造的功能,而且还突出了叙

事的主体特征：不是那种公共拥有的故事或流传的段子所可比拟的。那些我所读到的优秀的小小说作品，能够见出创作者的个性，同时其作品又常接触和开掘了当代生活的某些领域，更是证明了它的现代性。当下流传的手机文学及部分网络文学，由于缺乏自觉的追求而芜杂散漫，欲加入小小说的队伍，也有一个去芜存精的过程。

第三，作家铁凝在一篇创作谈中曾表示，她认为长篇关注的是命运，中篇要重视故事，而短篇她关注与抓住的则是场景。这自然是小说家自己创作的经验之谈。无独有偶，上个世纪80年代在小说革新的浪潮中，王蒙也谈了自己对于短篇小说创作的认识，他认为拿短篇小说和长篇比较，与其说它接近于长篇（小说），不如说它更接近于诗。这也表达了作家自己对短篇创作的理解和追求。已故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还曾经说过：不懂得诗的人，也就不懂得文学的审美。更是从广义上把诗性和文学的创造连接了起来。我感觉到和想表达的看法，同样地是想强调小小说内涵的诗性特征。它精练、含蓄，虽篇制短小留有空白，可仍力求做到含义无穷，余味无穷；它可能读后只是让我们解颐一笑或蹙眉若有所思，却恍然心弦被轻轻拨动，听到了某种心灵之音。它不应该由短小而转变为简明扼要，一览无余。不应该只是把某些现成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把那些新闻的内容或不属于新闻却又流传的内容，简单地敷衍成小小说的故事形式而完事，如同那些初学小小说写作的作者可能会做的那样。

最后，我认为小小说的创作集中地表现了艺术的

灵感思维的要求与特征。这既是小小说创作的特点，又是它的难点。我曾经在一篇谈小小说的文章中称小小说是“闪光的艺术”，它通常不需要（不必要亦或不可能）熊熊燃烧，却常在灵光一闪中体现出了自己的新颖、独创、独到之处和深度发现，也就是指的这种灵感思维的特征。灵感思维不能强求，有个体的敏感区域，还常常表现出某种自我相关性，这点恰恰也与诗歌接近。但灵感思维又不应该仅仅局促在个人经验的狭小领域，如何从创作起始灵感经常涌现的某种自我相关性发展至社会的普遍相关性，以扩展其价值含量，仍然是小小说在保持自己艺术特色的基础上，需要面对的课题。小小说之“小”只是它艺术形式、形态的一种表征，而不应该成为它的艺术内涵、价值与艺术的感染的特征。

一种艺术门类所达到的成就，是由它的优秀之作来代表的。它的审美特征与艺术追求，则是从创作的精华分析中提炼与概括出来的。我们在对于小小说的发展势头感到欣喜的同时要对它有清醒的认识和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才有了小小说理论的“高端论坛”。上述的关于小小说创作的认识和看法，也未必目前的繁华多姿的小小说作品都能与之符合或都能做到，这并不要紧。或许这也正证明了小小说是一种发展着的和正在生长着的文体。

小小说应该加设鲁迅文学奖

——胡平访谈录

胡平简介：鲁迅文学
院常务副院长。著有理论
专著《叙事文学感染力研
究》，长篇小说《末世》，
长篇报告文学《犯罪升
级》等。



任晓燕（以下简称任）：胡平先生，您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很有影响。这几年您对小小说文体也作过很独到的研究，您多次参加小小说领域举办的活动，小小说作家和读者对您已比较熟悉。您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小小说是短篇小说的简化，简化中必有突出。请您谈谈“简化”和“突出”这两者的联系。

胡平（以下简称胡）：我说小小说是短篇小说的简化，只是就某个角度的观察

而言。比如说,有些小小说的题材完全够写个短篇小说的,没有写,就可以视为短篇小说的简化。但是,多数短篇小说都改不成小小说,从这个角度看又不是简单的“简化”。小小说有自己内在的规定性,不是所有短篇小说的略写都能符合这种要求。确实存在一种情况:同一题材,可以分别写出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和一篇很好的小小说,这时候作者就有个选择。一般说人们阅读心理上倾向于认为短篇小说的“分量”更重一些,如果作者情愿处理为小小说,我觉得是值得赞赏的,因为他努力向读者提供最精华的东西。这里所说的精华就是“突出”的东西。孙方友的《女匪》,写一伙女匪绑架了大户人家的幼子,大户人家去赎买时,幼子因和女匪们生活了一段时间竟不愿离去。这是个故事核心,写成短篇,核心也是这个,给人的基本感受在这里。小小说的魅力也在这里。现代京剧《沂蒙颂》,写山区大嫂为救伤员解襟喂奶,核心就是这一点,而且缺乏生发的张力,非要搞成一大出戏,效果并不好。现代写作,要提倡小小说的创作精神。

任: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小说界谈论“可读性”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认为,小小说的创作更应重视可读性,因为小小说这一文体更具大众性。您对可读性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胡:对“可读性”理念的讨论不是从今天开始,没有什么一定的看法。能肯定的只有一点,即“可读性”强不是文学创作必须具备的品质。贾平凹的《废都》比《秦腔》可读性强,但评论界公认《秦腔》的品质要比《废都》高得多。问题关系到:确实有一部分创作,用意

比较深、比较复杂,不很好读。从读者方面看,好读的东西往往是最容易理解和相对单纯的东西。读起来无障碍,有时候也意味着没有收获。所以有些作家有意制造阅读的“困难”,要求读者“停下来”,“慢慢走”。

也有另一种情况:作者只是故弄玄虚,你停下来慢慢走了,却看不出他有怎样深奥之处,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鉴于此,所以大家都在呼吁“可读性”,背后的潜台词是:你没有那么复杂就不要搞那么复杂了,起码给人家一点儿阅读的快乐。

小小说也有可读性强或差的两种,不能单纯以这个标准区分高下,否则有害于整体格局。我强调的标准是:对于可读性差的作品,一定要求有另一方面相应的补偿,不然就毫无意义。评论家也有两种,有一种喜欢吹捧他自己看不懂也不喜欢看的作品,也不要上他们的当。

可读性还关系到经营策略和发展态势。其实每个作家都可以写出比较好读的作品,我以为一般来讲,当大家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应该首先使大家乐于读你的文字,待成名后再做你的新实验。当前整个文学创作都面临这个问题:首先要创牌子,不要做倒牌子。像诗歌,就有点儿把牌子做倒了的意思了,把大众的胃口败坏了。大众不再去翻杂志了,杂志上的好作品岂容易被埋没?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小小说在培育市场的阶段,多讲求可读性。

任:虽然我国有着深厚的笔记小说的文化传统,但其实中国当代小小说已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文体。其

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还融合进了国外文学的一些创作方法。就您读过的当代小小说而言,与西方同类小说相比有哪些不同?有人认为西方文学更富于幽默感,而我们的作家还在这方面比较薄弱,您认为是这样吗?

胡:我们的小小说发展得不错,归功于业内人士多年的努力。比较起西方同类创作,我更喜欢读我们自己的作品,因为我们的小说有民族特色,这种特色经常是渗透在语言文字中的。汉语言每一个单字都有多重能指,比西方文字更具艺术气质。中国古文讲究炼字,创作小小说也讲究炼字,所以许多作品染得古文神韵,这个长处是翻译文字比不了的。

但翻译文字中有些东西是不受媒质影响的,如幽默感。在幽默感的表达上,西文句式似乎更具结构性的优势,就是说,结构本身也具有幽默感。

当然幽默感主要来自内容,应该承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作品包含的诙谐机智强于东方作品,这和传统文化有关。东方长期处于文字专制时代,正正经经的文章还担心挑出问题,更何况插科打诨?有些官员至今发表讲话都是以无趣味为标准的,以减少犯错误的机会。这种文风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是潜在的。

幽默感与思想激活的程度有关,与文化水平、修养层次也有关。在生活中,较高级的幽默总出自较高级人士之口。幽默的本质是双关,而双关与知识量、知识结构和知识方式有所关联。我想,提高小小说幽默品位的前景在于进一步提高小小说作家的文化层次。全民族的文化水平都在提高,将来的小小说肯定比现在的更具幽默方面的品位。比如说,国内目前有许多创作手机